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論衡

後漢王充撰。充上虞人。字仲任。師事班彪。好博覽。不守章句。仕爲郡功曹。以數諫爭不合去。此書凡八十餘篇。大旨詳於自紀中。蓋內傷時命之坎軻。外嫉世俗之虛僞。發憤著書。其言不免少激。然貶訛訂俗。無徵不信。最富有學者自得之風。蔡邕嘗歎此書卓越諸子。固不獨以其議論之新穎可資談助已也。

物勢節錄

儒者論曰。天地故生人。此言妄也。夫天地合氣。人偶自生也。猶夫婦合氣。子則自生也。夫婦合氣。非當時欲得生子。情欲動而合。合而生子矣。且夫婦不故生子。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。然則人生於天地也。猶魚之於淵。蠶虱之於人也。因氣而生。種類相產。萬物生天地之間。皆一實也。傳曰。天地不故生人。人偶自生。若此論事者。何故云天地爲鑪。萬物爲銅。陰陽爲火。造化爲工乎。案陶冶者之用火。爍銅燔器。故爲之也。而云天地不故生人。人偶自生耳。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。而器偶自成乎。夫比不應事。未可謂喻。文不稱實。未可謂是也。曰是喻人。稟氣不能純一。若爍銅之下形。燔器之得火也。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。興喻人皆引人事。人事有體。不可斷絕。以目視頭。頭不得不動。以手相足。足不得不搖。目與頭同形。手與足

同體。今夫陶冶者。初埏埴作器。必模範爲形。故作之也。燃炭生火。必調和鑪竈。故爲之也。及銅鑠不能皆成器。燔不能盡善。不能故生也。夫天不能故生人。則其生萬物。亦不能故也。天地合氣。物偶自生矣。夫耕耘播種。故爲之也。及其成與不熟。偶自然也。何以驗之。如天故生萬物。當令其相親愛。不當令之相賊害也。或曰。五行之氣。天生萬物。以萬物含五行之氣。五行之氣。更相賊害。曰。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。令之相親愛。不當令五行之氣。反使相賊害也。或曰。欲爲之用。故令相賊害。賊害相成也。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。人用萬物作萬事。不能相制。不能相使。不相賊害。不成爲用。金不賊木。木不成用。火不鑠金。金不成器。故諸物相賊相利。含血之蟲。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。皆五行氣使之然也。曰。天生萬物。欲令相爲用。不得不相賊害也。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。皆賊害人。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。凡萬物相刻賊。含血之蟲。則相服。至於相啖食者。自以齒牙頓利。筋力優劣。動作巧便。氣勢勇桀。若人之在世。勢不與適。力不均等。自相勝服。以力相服。則以刃相賊矣。夫人以刃相賊。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。力強角利。勢烈牙長。則能勝。氣微爪短。誅膽小距頓。則服畏也。人有勇怯。故戰有勝負。勝者未必受金氣。負者未必得木精也。孔子畏陽虎。卻行流汗。陽虎未必色白。孔子未必面青也。鷹之擊鳩雀。鶚之啄鵠雁。未必鷹鶚生於南方。而鳩雀鵠雁產於西方也。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。一堂之上。必有論者。一鄉之中。必有訟者。訟必有曲直。論必有

是非。非而曲者爲負。是而直者爲勝。亦或辯口利舌。辭喻橫出爲勝。或詘弱綴跽。蹙蹙不比者爲負。以舌論訟。猶以劍戟鬪也。利劍長戟。手足健疾者勝。頓刀短矛。手足緩留者負。夫物之相勝。或以筋力。或以氣勢。或以巧便。小有氣勢。口足有便。則能以小而制大。大無骨力。角翼不勁。則以大而服小。鵠食蜩。皮博勞食蛇。蜩蛇不便也。蚊蛇之力。不如牛馬。牛馬困於蚊蛇。蚊蛇乃有勢也。鹿之角。足以觸犬。獼猴之手。足以搏鼠。然而鹿制於犬。獼猴服於鼠。角爪不利也。故十年之牛。爲牧豎所驅。長仞之象。爲越僮所鉤。無便故也。故夫得其便也。則以小能勝大。無其便也。則以強服於羸也。

書虛 節錄

世信虛妄之書。以爲載於竹帛上者。皆賢聖所傳。無不然之事。故信而是之。諷而讀之。睹真是之傳。與虛妄之書相違。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。夫幽冥之實。尙可知。沈隱之情。尙可定。顯文露書。是非易見。籠總并傳。非實事。用精不專。無思於事也。夫世間傳書。諸子之語。多欲立奇造異。作驚目之論。以駭世俗之人。爲譎詭之書。以著殊異之名。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。見路有遺金。當夏五月。有披裘而薪者。季子呼薪者曰。取彼地金來。薪者投鎌於地。瞋目拂手而言曰。何子居之高。視之下。儀貌之壯。語言之野也。吾當夏五月。披裘而薪。豈取金者哉。季子謝之。請問姓字。薪者曰。子皮相之士也。何足語姓字。遂去不顧。世以爲然。殆虛言也。夫季

子恥吳之亂。吳欲共立以爲主。終不肯受。去之延陵。終身不還。廉讓之行。終始若一。許由讓天下。不嫌貪封侯。伯夷委國饑死。不嫌貪刀鉤。廉讓之行。大可以況小。小難以況大。季子能讓吳位。何嫌貪地遺金。季子使於上國。道過徐。徐君好其寶劍。未之卽予。還而徐君死。解劍帶冢樹而去。廉讓之心。恥負其前志也。季子不負死者。棄其寶劍。何嫌一叱生人。取金於地。季子未去吳乎。公子也。已去吳乎。延陵君也。公子與君出。有前後車。有附從。不能空行於塗明矣。旣不恥取金。何難使左右。而煩披裘者。世稱柳下惠之行。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。賢者同操。故千歲交志。置季子於冥昧之中。尙不取金。況以白日。前後備具。取金於路。非季子之操也。或時季子實見遺金。憐披裘薪者。欲以益之。或時言取彼地金。欲以予薪者。不自取也。世俗傳言。則言季子取遺金也。

變虛節錄

傳書曰。宋景公之時。熒惑守心。公懼。召子韋而問之曰。熒惑在心何也。子韋曰。熒惑。天罰也。心。宋分野也。禍當君。雖然。可移於宰相。公曰。宰相所使治國家也。而移死焉。不祥。子韋曰。可移於民。公曰。民死。寡人將誰爲也。寧獨死耳。子韋曰。可移於歲。公曰。民饑必死。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。其誰以我爲君者乎。是寡人命固盡也。子毋復言。子韋退走。北而再拜曰。臣敢賀君。天之處高而聽卑。君有君人之言。三。天必三賞君。今夕星必徙三舍。君延命二十

一年。公曰。奚知之對曰。君有三善。故有三賞。星必三徙。三徙行七星。星當一年。三七二十一。故君命延二十一歲。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。星必不徙。臣請死耳。是夕也。火星果徙三舍。如子韋之言。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。星徙審則延命。延命明則景公爲善。天祐之也。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。則必得景公祐矣。此言虛也。何則。皇天遷怒。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。則雖聽子韋言。猶無益也。使其不爲景公。則雖不聽子韋之言。亦無損也。

感虛 節錄

傳書言湯遭七年旱。以身禱於桑林。自責以六過。天乃雨。或言五年。禱辭曰。余一人有罪。無及萬夫。萬夫有罪。在余一人。天以一人之不敏。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。於是翦其髮。麗其手。自以爲牲。用祈福於上帝。上帝甚說。時雨乃至。言湯以身禱於桑林。自責。若言翦髮麗手。自以爲牲。用祈福於帝者。實也。言雨至爲湯自責。以身禱之故。殆虛言也。孔子疾病。子路請禱。孔子曰。有諸。子路曰。有之。誅曰。禱爾于上下神祇。孔子曰。丘之禱久矣。聖人修身正行。素禱之日久。天地鬼神知其無罪。故曰禱久矣。易曰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四時合其敘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。即須禱以得福。是不同也。湯與孔子俱聖人也。皆素禱之日久。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。湯何以禱得雨。孔子素禱。身猶疾病。湯亦素禱。歲猶大旱。然則天地之有水旱。猶人之有疾病也。疾病不可以自責除。水旱

不可以禱謝去。明矣。湯之致旱以過乎。是不與天地同德也。今不以過致旱乎。自責禱謝亦無益也。人形長七尺。形中有五常。有瘴熱之病。深自剋責。猶不能愈。況以廣大之天。自有水旱之變。湯用七尺之形。形中之誠。自責禱謝。安能得雨邪。人在層臺之上。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。臺上之人聞其言。則憐而與之。如不聞其言。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。夫天去人。非徒層臺之高也。湯雖自責。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。夫旱火變也。泄水異也。堯遭洪水。可謂泄矣。堯不自責以身禱祈。必舜禹治之。知水變必須治也。除泄不以禱祈。除旱亦宜如之。由此言之。湯之禱祈。不能得雨。或時旱久。時當自雨。湯以旱久亦適自責。世人見雨之下。隨湯自責而至。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。

福虛 節錄

世論行善者福至。爲惡者禍來。福禍之應皆天也。人爲之。天應之。陽恩。人君賞其行。陰惠。天地報其德。無貴賤賢愚。莫謂不然。徒見行事有其文傳。又見善人時遇福。故遂信之。謂之實然。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。著必然之語。以明德報。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。如實論之。安得福祐乎。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。因遂吞之。腹有疾而不能食。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。王曰。我食寒菹而得蛭。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。是廢法而威不立也。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。譴而行誅乎。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。心又不忍也。吾恐左右見之也。因遂吞之。令尹避席再拜。

而賀曰。臣聞天道無親。唯德是輔。王有仁德。天之所奉也。病不爲傷。是夕也。惠王之後而蛭出。及久。患心腹之積皆愈。故天之親德也。可謂不察乎。曰。此虛言也。案惠王之吞蛭。不肖之主也。有不肖之行。天不祐也。何則。惠王不忍譴蛭。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。一國之君。專擅賞罰。而赦人君所爲也。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。庖廚監食皆當伏法。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。赦而不罪。惠莫大焉。庖廚罪覺而不誅。自新而改。後惠王赦細而活微。身安不病。今則不然。彊食害己之物。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。失御下之威。無禦非之心。不肖一也。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。若塵土落於菹中。大如蟻虱。非意所能覽。非目所能見。原心定罪。不明其過。可謂惠矣。今蛭廣有分數。長有寸度。在寒菹中。眇目之入。猶將見之。臣不畏敬。擇濯不謹。罪過至重。惠王不譴。不肖二也。菹中不當有蛭。不食投地。如恐左右之見。懷屏隱匿之處。足以使蛭不見。何必食之。如不可食之物。誤在菹中。可復隱匿而彊食之。不肖三也。有不肖之行。而天祐之。是天報祐不肖人也。不忍譴蛭。世謂之賢。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。吞蛭天除其病。是則賢者常無病也。賢者德薄。未足以言聖人純道。操行少非。爲推不忍之行。以容人之過。必衆多矣。然而武王不豫。孔子疾病。天之祐人。何不實也。或時惠王吞蛭。蛭偶自出。食生物者。無有不死。腹中熱也。初吞蛭時未死。而腹中熱。蛭動作。故腹中痛。須臾蛭死腹中。痛亦止。蛭之性食血。惠王心腹之積。殆積血也。故食血之蟲死。而積血之病愈。猶狸之性食鼠。人

有鼠病。吞狸自愈。物類相勝。方藥相使也。食蛭蟲而病愈。安得怪乎。食生物無不死。死無不出之後。蛭出安得祐乎。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。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。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。著已知來之德。以喜惠王之心。是與子韋之言星徙。太卜之言地動。無以異也。

禍虛 節錄

世謂受福祐者。既以爲行善所致。又謂被禍害者。爲惡所得。以爲有沈惡伏過。天地罰之。鬼神報之。天地所罰。小大猶發。鬼神所報。遠近猶至。傳曰。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。曾子弔之。哭。子夏曰。天乎。予之無罪也。曾子怒曰。商。汝何無罪也。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。退而老於西河之上。使西河之民。疑汝於夫子。爾罪一也。喪爾親。使民無有異聞。爾罪二也。喪爾子。喪爾明。爾罪三也。而曰汝無罪。何歟。子夏投其杖而拜曰。吾過矣。吾過矣。吾離羣而索居。亦以久矣。夫子夏喪其明。曾子責以罪。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。蓋以天實罰過。故曰失其明已實有之。故拜受其過。始聞暫見。皆以爲然。熟考論之。虛妄言也。夫失明猶失聽也。失明則盲。失聽則聾。病聾不謂之有過。失明謂之有罪。惑也。蓋耳目之病。猶心腹之有病也。耳目失明聽。謂之有罪。心腹有病。可謂有過乎。伯牛有疾。孔子自牖執其手曰。亡之命矣夫。斯人也。而有斯疾也。原孔子言。謂伯牛不幸。故傷之也。如伯牛以過致疾。天報以惡。與子夏同。孔子宜陳其過。若曾子謂子夏之狀。今乃言命。命非過也。且天之罰人。猶人君罪下也。所罰服罪人。君

赦之。子夏服過。拜以自悔。天德至明。宜愈其盲。如非天罪。子夏失明。亦無三罪。且喪明之病。孰與被厲之病。喪明有三罪。被厲有十過乎。顏淵早夭。子路菹醢。早死菹醢。極禍也。以喪明言之。顏淵子路有百罪也。由此言之。曾子之言誤矣。然子夏之喪明。喪其子也。子者人情所通。親者人所力報也。喪親民無聞。喪子失其明。此恩損於親。而愛增於子也。增則哭泣無數。數哭中風。目失明矣。曾子因俗之議。以著子夏三罪。子夏亦緣俗議。因以失明。故拜受其過。曾子子夏未離於俗。故孔子門絃行未在上第也。

道虛節錄

儒書言淮南王學道。招會天下有道之人。傾一國之尊。下道術之士。是以道術之士。並會淮南。奇方異術。莫不爭出。王遂得道。舉家升天。畜產皆仙。犬吠於天上。鷄鳴於雲中。此言仙藥有餘。犬雞食之。皆隨王而升天也。好道學仙之人。皆謂之然。此虛言也。夫人物也。雖貴爲王侯。性不異於物。物無不死。人安能仙。鳥有毛羽。能飛。不能升天。人無毛羽。何用飛升。使有毛羽。不過與鳥同。況其無有升天如何。案能飛升之物。生有毛羽之兆。能馳走之物。生有蹄足之形。馳走不能飛升。飛升不能馳走。稟性受氣。形體殊別也。今人稟馳走之性。故生無毛羽之兆。長大至老。終無奇怪。好道學仙。中生毛羽。終以飛升。使物性可變。金木水火可革更也。蝦蟇化爲鵲。雀入水爲蜃蛤。稟自然之性。非學道所能爲也。好道之人。恐其或若等之類。故

謂人能生毛羽。毛羽備具能升天也。且夫物之生長。無卒成暴起。皆有浸漸。爲道學仙之人。能先生數寸之毛羽。從地自奮。升樓臺之陞。乃可謂升天。今無小升之兆。卒有大飛之驗。何方術之學。成無浸漸也。毛羽大效。難以觀實。且以人髻髮物色少老驗之物。生也色青。其熟也色黃。人之少也髮黑。其老也髮白。黃爲物熟驗。白爲人老效。物黃人雖灌漑壅養。終不能青。髮白雖吞藥養性。終不能黑。黑青不可復還。老衰安可復卻。黃之與白。猶肉腥炙之。焦魚鮮煮之熟也。焦不可復令腥。熟不可復令鮮。腥猶少壯。焦熟猶衰老也。天養物。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。吞藥養性。能令人無病。不能壽之爲仙。爲仙體輕氣彊。猶未能升天。令見輕彊之驗。亦無毛羽之效。何用升天。天之與地皆體也。地無下。則天無上矣。天無上升之路。何如穿天之體。人力不能入。如天之門在西北。升天之人。宜從崑崙上。淮南之國在地東南。如審升天。宜舉家先從崑崙。乃得其階。如鼓翼邪飛。趨西北之隅。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。今不言其從之崑崙。亦不言其身生羽翼。空言升天。竟虛非實也。案淮南王劉安。孝武皇帝之時也。父長以罪遷蜀嚴道。至雍道死。安嗣爲王。恨父徙死。懷反逆之心。招會術人。欲爲大事。伍被之屬。充滿殿堂。作道術之書。發怪奇之文。合景亂首。八公之傳。欲示神奇。若得道之狀。道終不成。效驗不立。乃與伍被謀爲反事。事覺自殺。或言誅死。誅死自殺。同一實也。世見其書深冥奇怪。又觀八公之傳。似若有效。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。失其實也。

道家或以導氣養性。度世而不死。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。不動搖屈伸。則閉塞不通。不通積聚。則爲病而死。此又虛也。夫人之形。猶草木之體也。草木在高山之巔。當疾風之衝。晝夜動搖者。能復勝彼。隱在山谷間。鄣於疾風者乎。案草木之生。動搖者傷而不暢。人之導引。動搖形體者。何故壽而不死。夫血脈之藏於身也。猶江河之流地。江河之流。濁而不清。血脈之動。亦擾不安。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。安能得久生乎。道家或以服食藥物。輕身益氣。延年度世。此又虛也。夫服食藥物。輕身益氣。頗有其驗。若夫延年度世。世無其效。百藥愈病。病愈而氣復。氣復而身輕矣。凡人稟性。身本自輕。氣本自長。中於風溼。百病傷之。故身重氣劣也。服食良藥。身氣復故。非本氣少身重。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。稟受之時。本自有之矣。故夫服食藥物。除百病。令身輕氣長。復其本性。安能延年。至於度世。有血脈之類。無有不生。生無不死。以其生。故知其死也。天地不生。故不死。陰陽不生。故不死。死者生之效。生者死之驗也。夫有始者必有終。有終者必有始。唯無終始者。乃長生不死。人之生。其猶水也。水凝而爲冰。氣積而爲人。冰極一冬而釋。人竟百歲而死。人可令不死。冰可令不釋乎。諸學仙術。爲不死之方。其必不成。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。

齊世

語稱上世之人。侗長佼好。堅彊老壽。百歲左右。下世之人。短小陋醜。夭折早死。何則。上世和

氣純渥。婚姻以時。人民稟善氣而生。生又不傷。骨節堅定。故長大老壽。狀貌美好。下世反此。故短小天折。形面醜惡。此言妄也。夫上世治者聖人也。下世治者亦聖人也。聖人之德。前後不殊。則其治世。古今不異。上世之天下。下世之天下也。天不變易。氣不改更。上世之民。下世之民也。俱稟元氣。元氣純和。古今不異。則稟以爲形體者。何故不同。夫稟氣等。則懷性均。懷性均。則形體同。形體同。則醜好齊。醜好齊。則天壽適。一天一地。並生萬物。萬物之生。俱得一氣。氣之薄渥。萬世若一。帝王治世。百代同道。人民嫁娶。同時共禮。雖言男三十而娶。女二十而嫁。法制張設。未必奉行。何以效之。以今不奉行也。禮樂之制。存見於今。今之人民。肯行之乎。今人不肯行。古人亦不肯舉。以今之人民。知古之人民也。物亦物也。人生一世。壽至一百歲。生爲十歲兒時。所見地上之物。生死改易者多。至於百歲。臨且死時。所見諸物。與年十歲時所見。無以異也。使上世下世。民人無有異。則百歲之間。足以卜筮。六畜長短。五穀大小。昆蟲草木。金石珠玉。蜎蜚蠕動。跂行喙息。無有異者。此形不異也。古之水火。今之水火也。今氣爲水火也。使氣有異。則古之水清火熱。而今水濁火寒乎。人生長六七尺。大三四圍。而有五色。壽至於百。萬世不異。如以上世人民。侗長佼好。堅彊老壽。下世反此。則天地初立。始爲人時。長可如防風之君。色如宋朝。壽如彭祖乎。從當今至千世之後。人可長如蒹英。色如嫫母。壽如朝生乎。王莽之時。長人生長一丈。名曰霸。出建武年中。潁川張仲師。長一丈二寸。張湯八尺。

有餘。其父不滿五尺。俱在今世。或長或短。儒者之言。竟非誤也。語稱上世使民。以宜。僇者抱關。侏儒俳優。如皆侗長佼好。安得僇侏之人乎。語稱上世之人。質朴易化。下世之人。文薄難治。故易曰。上古之世。結繩以治。後世易之以書契。先結繩易化之故。後書契難治之驗也。故夫宓犧之前。人民至質朴。臥者居居。坐者于于。羣居聚處。知其母。不識其父。至宓犧時。人民頗文。知欲詐。愚勇欲恐。怯彊欲凌弱。衆欲暴寡。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。至周之時。人民文薄。八卦難復。因襲故文。王衍爲六十四首。極其變。使民不倦。至周之時。人民久薄。故孔子作春秋。采毫毛之善。貶纖介之惡。稱曰。周監於二代。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孔子知世浸弊。文薄難治。故加密致之罔。設纖微之禁。檢狎守持。備具悉極。此言妄也。上世之人。所懷五常也。下世之人。亦所懷五常也。俱懷五常之道。共稟一氣而生。上世何以質朴。下世何以文薄。彼見上世之民。飲血茹毛。無五穀之食。後世穿地爲井。耕土種穀。飲井食粟。有水火之調。又見上古巖居穴處。衣禽獸之皮。後世穿以宮室。有布帛之飾。則謂上世質朴。下世文薄矣。夫器業變易。性行不異。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。世有盛衰。衰極久有弊也。譬猶衣食之於人也。初成鮮完。始熟香潔。少久穿敗。連日臭茹矣。文質之法。古今所共。一質一文。一衰一盛。古而有之。非獨今也。何以效之。傳曰。夏后氏之王教以忠。上教以忠。君子忠。其失也。小人野。救野莫如敬。殷之王教以敬。上教用敬。君子敬。其失也。小人鬼。救鬼莫如文。故周之王教以文。上教以

文。君子文。其失也。小人薄。救薄莫如忠。承周而王者。當教以忠。夏所承唐虞之教薄。故教以忠。唐虞以文教。則其所承有鬼失矣。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。狎侮非之。則謂上世質朴。下世文薄。猶家人子弟不謹。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。語稱上世之人。重義輕身。遭忠義之事。得己所當。赴死之分明也。則必赴湯趨鋒。死不顧恨。故弘演之節。陳不占之義。行事比類。書籍所載。亡命捐身。衆多非一。今世趨利苟生。棄義妄得。不相勉以義。不相激以行。義廢身不以爲累。行墮事不以相畏。此言妄也。夫上世之士。今世之士也。俱含仁義之性。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。古有無義之人。今有建節之士。善惡雜廁。何世無有。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。貴所聞而賤所見。辨士則談其久者。文人則著其遠者。近有奇而辨不稱。今有異而筆不記。若夫琅邪兒子明。歲敗之時。兄爲飢人所食。自縛叩頭。代兄爲食。餓人美其義。兩舍不食。兄死。收養其孤。愛不異於己之子。歲敗穀盡。不能兩活。餓殺其子。活兄之子。臨淮許君叔。亦養兄孤子。歲倉卒之時。餓其親子。活兄之子。與子明同義。會稽孟章。父英。爲郡決曹掾。郡將擣殺非辜。事至覆考。英引罪自予。卒代將死。章後復爲郡功曹。從役攻賊。兵卒北敗。爲賊所射。以身代將。卒死不去。此弘演之節。陳不占之義。何以異。當今著文書者。肯引以爲比喻乎。比喻之證。上則求虞夏。下則索殷周。秦漢之際。功奇行殊。猶以爲後。又況當今在百代下。言事者目親見之乎。畫工好畫上代之人。秦漢之士。功行譎奇。不肯圖。今世之士者。尊古卑今也。貴鶴賤

鷄鵠遠而鷄近也。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。名不得與之同。立行崇於曾顏。聲不得與之鈞。何則。世俗之性。賤所見。貴所聞也。有人於此。立義建節。實核其操。古無以過。爲文書者。肯載於篇籍。表以爲行事乎。作奇論。造新文。不損於前人。好事者。肯舍久遠之書。而垂意觀讀之乎。揚子雲作太玄。造法言。張伯松不肯一觀。與之併肩。故賤其言。使子雲在伯松前。伯松以爲金匱矣。語稱上世之時。聖人德優。而功治有奇。故孔子曰。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唯天爲大。唯堯則之。蕩蕩乎。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。其有成功也。煥乎。其有文章也。舜承堯。不墮洪業。禹襲舜。不虧大功。其後至湯。舉兵伐桀。武王把鉞討紂。無巍巍蕩蕩之文。而有動兵討伐之言。蓋其德劣。而兵試。武用而化薄。化薄。不能相逮之明驗也。及至秦漢。兵革雲擾。戰力角勢。秦以得天下。既得天下。無嘉瑞之美。若叶和萬國。鳳凰來儀之類。非德劣。不及功薄。不若之徵乎。此言妄也。夫天地氣和。卽生聖人。聖人之治。卽立大功。和氣不獨在古先。則聖人何故獨優。世俗之性。好褒古而毀今。少所見而多所聞。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。孔子尤大堯舜之功。又聞堯禹禪而相讓。湯武伐而相奪。則謂古聖優於今。功化渥於後矣。夫經有褒增之文。世有空加之言。讀經覽書者。所共見也。孔子曰。紂之不善。不若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天下之惡皆歸焉。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。稱美則說堯舜。言惡則舉桀紂。孔子曰。紂之不善。不若是之甚也。則知堯舜之德。不若是其盛也。堯舜之禪。湯武之誅。皆有天命。非優劣所能爲。

人事所能成也。使湯武在唐虞。亦禪而不伐。堯舜在殷周。亦誅而不讓。蓋有天命之實。而世空生優劣之語。經言叶和萬國。時亦有丹朱。鳳凰來儀。時亦有有苗。兵皆動而並用。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。世論桀紂之惡。甚於亡秦。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。秦漢善惡相反。猶堯舜桀紂相違也。亡秦與漢。皆在後世。亡秦惡甚於桀紂。則亦知大漢之德。不劣於唐虞也。唐之萬國。固增而非實者也。有虞之鳳凰。宣帝以五致之矣。孝明帝符瑞並至。夫德優故有瑞。瑞鈞則功不相下。宣帝孝明。如劣不及堯舜。何以能致堯舜之瑞。光武皇帝龍興。鳳舉取天下。若拾遺。何以不及殷湯周武。世稱周之成康。不虧文王之隆。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。方今聖明。承光武。襲孝明。有浸豐溢美之化。無細小毫髮之虧。上何以不逮舜禹。下何以不若成康。世見五帝三王。事在經傳之上。而漢之記故。尙爲文書。則謂古聖優而功大。後世劣而化薄矣。

論死 節錄

天地開闢。人皇以來。隨壽而死。若中年夭亡。以億萬數計。今人之數。不若死者多。如人死輒爲鬼。則道路之上。一步一鬼也。人且死見鬼。宜見數百千萬。滿堂盈庭。填塞巷路。不宜徒見一兩人也。人之兵死也。世言其血爲燐。血者生時之精氣也。人夜行見燐。不象人形。渾沌積聚。若火光之狀。燐死人之血也。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。其形不類生人之形。精氣去人。何故

象人之體。人見鬼也。皆象死人之形。則可疑死人爲鬼。或反象生人之形。病者見鬼云。甲來。甲時不死。氣象甲形。如死人爲鬼。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。

天地之性。能更生火。不能使滅火復燃。能更生人。不能令死人復見。能使滅灰更爲燃火。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。案火滅不能復燃。以況之。死人不能復爲鬼。明矣。夫爲鬼者。人謂死人之精神。如審鬼者。死人之精神。則人見之。宜徒見裸袒之形。無爲見衣帶被服也。何則。衣服無精神。人死與形體俱朽。何以得貫穿之乎。精神本以血氣爲主。血氣常附形體。形體雖朽。精神尚在。能爲鬼可也。今衣服絲絮布帛也。生時血氣不附著。而亦自無。血氣敗朽。遂已與形體等。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。由此言之。見鬼衣服象之。則形體亦象之矣。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。夫死人不能爲鬼。則亦無所知矣。何以驗之。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。人未生在元氣之中。既死復歸元氣。元氣荒忽。人氣在其中。人未生無所知。其死歸無知之本。何能有知乎。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。以含五常之氣也。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。以五藏有形中也。五藏不傷。則人智慧。五藏有病。則人荒忽。荒忽則愚癡矣。人死五藏腐朽。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。所用藏智者已敗矣。所謂爲智者已去矣。形須氣而成。氣須形而知。天下無獨燃之火。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。人之死也。其猶夢也。夢者殄之次也。殄者死之比也。人殄不悟則死矣。案人殄復悟。死從來者。與夢相似。然則夢殄死一實也。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。猶死